

让历史告诉未来

——戏剧小品《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对话录



对话人：

张武育，成都市锦江区军休中心退休干部，该剧主演。

孙建军，国家一级作家，四川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原主任，退役军人。

孙建军：国庆 75 周年前夕，我在网上观看了成都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的一场文艺演出，所有节目全部由军休干部参演，很有特色，也很震撼。特别是《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你主演的角色和整个团队都让人印象深刻。我和你是同年代的老兵，转业到地方后从事专业文艺工作三十年，所以特别想了解你参加这次演出的感受，共同探讨与此相关的创作收获，总结经验。

张武育：军休中心安排我参加小品《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排练，因为从没有文艺舞台经历，内心十分紧张，但还是抱着积极参与、虚心学习的态度，硬着头皮上了。

孙建军：仅有硬着头皮完成任务的态度，恐怕达不到最终演出时那样出色的效果，应该还有更深层的动力吧！

张武育：是的，读了剧本之后，我就被感动了，其中的几个小故事很有代表性，也很吸引人。一是陆军合成营营长谈军改的感受；二是边防军人诉说戍边的心声；三是台湾老人盼望回归的感慨；四是抗美援朝老兵讲述老班长的战斗故事。我也是曾经参加过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拔点攻坚作战、边境防御作战的老兵，读到抗美援朝老兵的台词时，自然而然

地深受感动，好像又听到了枪炮声，仿佛闻到了硝烟味，情不自禁地眼里充满了泪花。

孙建军：虽然用你的话说，完成排练任务，是赶着鸭子上架，但我体会到，你和参演团队的所有老兵，一定是怀着对英雄前辈的敬仰、对战场情景的回忆、对牺牲战友的怀念参加排练的。

张武育：所以，虽然排练很辛苦，我从未耽误一节课。而且在反复排练中，我越发觉得首先是这个剧本写得好。

孙建军：你认为这个剧本好在哪里，突出的亮点有哪些呢？

张武育：首先小品是描写在国庆节看升旗，在红旗下颂红旗，这就是在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故事脉络是通过几个小故事反映大主题。营长感言军改，边防军人倾诉戍边情怀，台湾老人感慨统一心愿，抗美援朝老兵讲述老班长宁可牺牲生命也要将红旗插上主峰的英雄故事，都是以小见大，信息量很大，可以说是一个高扬崇高信仰的主旋律作品；再有就是它用军休管理人员和央视军事频道主持人这两条线，将那些故事巧妙地连接起来，给人以穿越时空、身临其境之感。

孙建军：说得好，概括起来，一是主题鲜明；二是重点突出；三是结构巧妙。我再补充一点，人物个性鲜活，有信仰坚定且老兵精神永驻的抗美援朝老兵，有倔老头慕国庆，有充满乡愁的台湾老人，有热情聪明的四川人小钟等等。

张武育：对啊，表演起来，剧中的人物、场

景，好像就在自己身边一样。这也让我更加佩服导演的才华和军旅情怀。活到老、学到老，能有这次的学习机会，是难得的幸运。

孙建军：你真可谓收获满满。你提到的导演袁宏，是我很熟悉的一位军队专业文艺工作者，他是国家二级导演，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我们在军旅文艺创作方面，在选题立意和艺术观念上，相互有着很高的认同感，我们也曾在共同默契中领悟“让历史告诉未来”这个大主题下，并有过多次合作。但这次他编导一体完成的这个小品，让我刮目相看，是他对“让历史告诉未来”大主题的再一次成功实践。所以我不仅赞同你对剧本的三点体会，而且还想补充强调，这个节目通过老兵荣誉与历史烽烟的纵深衔接，凸显了军休文艺助力强军铸魂的核心意义，从而提出军休文艺应该随时融入队列意识与看齐意识，助力强军备战的意识等一系列课题，从而达到了一次具有示范意义的高度。

张武育：你的评论是专业的，不但是有高度的，还具权威性。

孙建军：我也是看了你主演的这个小品，开始对军休文艺创作的未来方向和定位进行思考，当然要充分表达军休人的精神内核，语言类节目是长项。这次参加小品排练演出，没有专业演员，都是军队离退休干部，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的，对导演来说挑战不小。

张武育：从熟悉台词到舞台呈现，我们走过一条艰辛的路。我是第一次走上小品舞台，一切都是从零开始，难度可想而知。对于一个

年近 70 的退休老军人，体力、记忆力、感悟能力都在不断减弱，面对 800 多字的台词，的确是一种挑战。而且编导要求我们真说、真演、动真感情，这就需要更加努力。排练场上，我们不畏高温酷暑，跟着袁导练习。我们很幸运，因为袁导为人低调，勤奋敬业，每次排练，他总是最先到场最后离开。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袁导身上有很强的包容性与亲和力，他与大家真正融为了一体，完全就是一个战壕里的亲密战友。有的老同志诙谐地说，袁导批评人都是用表扬的方式。他的这种艺术风格，实际上成了我们刻苦排练的另一种动力。在闲暇时间里，我们都在反复背诵台词、理解台词，力求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是演好人物的基本前提。在排练中，我常常受到台词的情感冲击，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一直在暗地提醒自己，一定要尽最大努力落实编导的要求，一定不要辜负这么好的剧本，一定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

孙建军：你们获得了大成功，值！
张武育：节目演出后，有几个看过节目的老战友告诉我，他们都很感动，都流泪了，这说明演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我深知，这不是我演得好，而是剧本编得好导演导得好，加上军休老同志普遍具有崇尚英烈的高尚情怀，感动得流泪是很自然的事。对此导演早有预期。

孙建军：这就是军休文艺的特殊魅力。也证明了当下的军休文艺，也蕴含着一种重要的美学价值。文艺如何反映现实，是一种古老的美学思想；但如何正确表达现实和引领现实，是一种更具时代性和前瞻性的美学思想，这就给我们带来一个思考，军休文艺应该依附在什么母体上？我认为，它应该依附于助力强军备战这样一个母体上。小品《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成功演出，的确开了个好头，希望今后这样的军休文艺作品不断涌现。

张武育：是啊，此时我想起小品结尾时，剧中军休老同志说：“我们这些军队离退休老同志，虽然已经退出了军队的战位，但我们的军魂意识没变，助力强军备战的信念没变，若有战，召必回！”

孙建军：这是主题的升华，是一个专业导演发自内心的美学追求，也是对军休文艺创作立足点和方向性的思考和理解。我还注意到了一个细节，结尾处剧中还用了一个纯军事术语“战位”，而不是“岗位”，寓意颇丰。

张武育：我也希望经过你们这样的深入思考，促进军休文艺作品佳作频出，再上新台阶！

孙建军：最后，我想说：一朝入伍，终身是兵！就像你们这个小品一样，上台的是军休干部，礼赞的还是战火中的青春，所以才有了“让历史告诉未来”这个大主题。于是我想感慨：无论老兵、新兵，我们的岁月因为军旅生涯而青春永葆。茫茫人海，悠悠万事，最为珍贵的，不是容貌、财富、地位，而是向往人格的崇高，追寻生命的高度，因此，军魂不朽，青春万岁！（郭庆）

成都市锦江区军休老兵 创演主旋律小品为祖国“庆生”

在成都市军休干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文艺演出中，成都市锦江区军休中心编排的主旋律戏剧小品《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尤为亮眼。作品讲述了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的人潮里，陆军某部合成营营长畅谈军改成果，边防军人抒发卫国戍边情怀，抗美援朝老兵追忆老班长在战斗中为将红旗插上主峰英勇牺牲的故事，唤起了人们内心对革命先烈的敬仰，诠释了红色基因代代传承的无穷力量，彰显了军休老干部们始终心系强国强军事业的使命担当。

据成都市锦江区军休中心主任石勇生介绍，剧中角色均由年近七旬的军队退休老干部担任，从剧本创作到排练、演出，军休老干部们迎难而上、倾情投入，专注认真的态度感动着演职人员，真挚且激情澎湃的表演诠释了军队离退休老同志“虽然已经退出了部队的战位，但军魂意识没变，助力强军胜战的信念没变”“若有战召必回”的铮铮誓言，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

在剧中扮演抗美援朝老兵的军队退休老干部张武育感慨道：“我也是曾经参加过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拔点攻坚作战、边境防御作战的老兵，始终怀着对英雄前辈的敬仰、对牺牲战友的思念去参加每一次排练和演出，总是被剧中角色为了胜利一往无前的精神深深震撼着，好像又听到了枪炮声，又闻到了硝烟味，眼睛里就充满了泪花。我一直提醒自己，一定要尽最大努力诠释好抗美援朝老兵这一角色，一定不辜负这么好的剧本，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很多看过节目的老战友告诉我，他们都流泪了，这说明演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很欣慰。”

担任该剧编剧、导演的国家二级导演(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袁宏说，军休文艺创作在强化传承红色血脉、弘扬优良传统、传播强军文化等方面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挖掘，创作的空间很广阔。创演小品《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期待更多更好的军休文艺作品不断涌现出来。四川省作家协会原副秘书长、创作研究室主任、国家一级作家孙建军看完演出后表示，这个小品好就好在“军”味十足，以小见大、丝丝入扣地折射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大主题，将新老几代革命军人牺牲奉献、奋斗强军的故事巧妙连接起来，让人们在穿越时空、身临其境中激发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是一个弘扬爱国主义情怀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好作品，充分展示出了成都市军休干部踔厉奋发的精神面貌和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抒发了广大退役军人爱党、爱国、爱军的炽烈情怀。

（袁宏 石勇生）

用健康的心态 享受人生

容晨芮

在生命的长河中，我们都是一片扁舟，在时光的洪流里跌宕起伏，有时阳光倾洒，有时风雨交加。

犹记得童年的快乐时光。春日里，金黄的油菜花漫山遍野地开放，我和小伙伴们在花海穿梭，任由灿烂的花瓣沾满衣衫，仿佛自己也成了一朵摇曳在春风中的花。我们会躺在草地上，仰望着蓝天白云，听着鸟儿在枝头欢唱。那时候，不知道这份是烦恼，只知道尽情享受着大自然的给予的这份美好。

然而，生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业的压力如影随形。那些堆积如山的课本和习题、那些挑灯夜战的日子，像是一场场无声的战役。有时候，看着那满是红叉的试卷，心中会涌起一股挫败感，但我渐渐明白，这也是上天的馈赠。每一次的挫折都是一次磨砺，每一道错题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于是，我不再抱怨，而是静下心来，认真分析每一个错误，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在那些漫长的学习时光里，我学会了坚持和努力，学会了在困境中寻找希望。

青春的时光里，我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离别。和最好的朋友分开，去不同的城市追求各自的梦想。那时候，心中满是不舍，但我知道，这是人生的必然。上天让我们相遇，又让我们分开，是为了让我们在不同的道路上成长。我们会通过书信和电话，分享彼此的生活，感受着那份跨越距离的友情。

工作之后，职场上的竞争和压力扑面而来。有时候，为了一个项目，需要加班加点，付出无数的心血。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难以相处的同事，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心态。每一个项目都是一次挑战自我的机会，每一个同事都是一面镜子，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我开始享受工作带来的压力，在压力中不断地突破自己的极限。

在四季更替中，我们感受着上天给予的不同风景；在人生道路上，我们也经历着失意与得意的不同阶段。我们不能改变命运的安排，只能以一种健康的心态，去享受生命中的每一次经历。这种健康的心态，不是消极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而是积极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努力做好自己。

当我们以这种心态去面对生活时，我们不再为那些无法改变的事情而烦恼，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追求美好的目标上。我们会珍惜每一次和亲人朋友相聚的时光，让我们的每个日子也都胜过往日的时光。

青龙水河，流不尽大山的故事

张晓强

听说要到贵州省湄潭县下坝村采风，可以目睹青龙水河的风姿，寻访蛟龙出洞的故事，我略有些兴致，便驾车来到了西河镇下坝村。

我原以为青龙水河宽阔而湍急。走进青龙水河，我顿时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也许，我对河流的认知还停留在感性思维的模式上，我左看右看、横看竖看，怎么也无法把青龙水河与河流联系在一起，最窄处最多 3—5 米，最宽处也不过 10 来米，与山涧溪流无异。青龙水河固然与龙的传说有关，但其河面的大小怎么也无法与龙的故事相联系。然而，村支书的一番介绍，我对青龙水河多了一些理性的思考，这条古老的小河从远古流出，经历了岁月的磨砺，浅浅的涟漪、弯弯的波纹，仿佛是镶嵌在喀斯特岩石上的化石，亿万年之久依然这样清晰，我对之敬畏之情油然而生。

青龙水河发源于下坝村海拔 1556 米的取笋坎山，在半山腰有一个大溶洞，其地下水缓缓地流出，形成了青龙水河的源头。这个溶洞也被当地人称为龙洞。

从河流的形态上看，青龙水河虽然娇小却特别显得精致，犹如一条青罗锦带，蜿蜒穿行在坝子中，把下坝村和两边的大山分割成两半。清澈的河水不知疲倦地汨汨流淌，滋养和孕育着这方土地，养育着着千代下坝村人，青龙水河也成为下坝村人心中的母亲河。

我突然想起有位作家的一句话：“历史是一条切割不断的河流，没有上游源头的狭窄，枯瘦，哪来入海口的宽阔、丰沛？”我豁然开朗。

的确，青龙水河很小，还是襁褓呵护下的雏鹰，羽翼未丰。但是，它心存高远，目标远大，孱弱的身躯掩盖不了它强大的内心使它奔向远方。于是，龙洞便成为它远征的起点。在远征中不断成长壮大，最后变成滚滚洪流，

汹涌澎湃。第一站便涌入横跨黔北的芙蓉江，芙蓉江因它的拥抱变得声势浩大。然后，它又混迹乌江、泻落长江，悠悠东去。把流动的生命延展到无边的空间和无尽的时间里，铸就它强大的身躯和坚强体魄，奔向遥远的大海。

二

村支书告诉我，青龙水河温驯时柔情似水，狂野时桀骜不驯。每年雨季，青龙水河的河水就会变得咆哮狂放，漫过河堤骚扰村庄，淹没田地，毁坏庄稼。这些年村民们摸准了洪水的规律，通过疏通河道，加固拓宽河堤，洪水泛滥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其实，青龙水河的治理还与它的传说有关。

相传很久以前，青龙水河原本没有河道，从龙洞溢出的地下水涓涓细流，脉脉流逝，又汨汨接源。每遇洪水季节，泛滥成灾，整个坝子夷为泽国。流得尽的归于大海，流不尽的是大山的泪。

多少世纪过去了，多少代下坝村人依偎在青龙水河的怀里艰难的生活，他们也曾奔波过、也曾奋斗过，无论是洪水肆虐，还是风淡水干，他们都曾慷慨悲歌。也许是大山的纯朴善良感动了上苍，在一个电闪雷鸣与狂风暴雨交织的黄昏，一条青龙从龙洞腾空而起，时而匍匐前行，时而翻腾沸腾，那气势犹如翻江倒海、地动山摇。硬生生地从大山中，坝子间滚出一条河道，便有了响当当的名字—青龙水。

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龙的神话。这种神话，这种图腾既有原始信仰的虔诚，又有祈天祷地的膜拜，但更多的是留给这方土地上是不屈不挠的坚强品格和精神力量。

青龙水河虽名不见经传，但若千年来一直围绕这片土地不知疲倦地默默流淌，流来了蛟龙出洞的波澜壮阔，流走了太阳的最后一抹余晖，它还在流，流过了鸟语花香的四季，流来了黎明三更的鸡鸣报晓。它还在流，它想流尽大山深处缠绵凄迷的故事，更想把

下坝村人不畏艰险，与天斗与地斗的精神风貌流向外面的世界。

三

据当地下坝村一位退伍老兵介绍，这块土地现在主要是宋、陈两姓的村民较多一些，他们的祖先是在唐朝大中十三年即公元 859 年，从山西迁徙而来。越过秦岭，渡过长江，溯赤水河而上，来到了黔北，他们的祖先算得上这块土地上最早的原住民之一。

这次迁徙是慷慨的悲歌，他们唱着哀伤的离别歌谣，翻山越岭、摇橹逆进。他们的哀歌变成一种力量，在黔北大地呐喊，他们的泪水滴落在青龙水河里，汇聚成了青龙水河的灵魂。

也许是青龙水河海纳百川的胸怀，让这些后裔依偎在他的身旁繁衍生息，使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才有了生机，才有了青山绿水，才有了茅屋、鸡鸣，也有了老牛的蹄印和闪光犁铧绘制而成的田园风光，更有了永久流传的灿烂文化。

是啊！青龙水河不仅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悲壮历史和动人故事，还哺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栋梁之材。在明清时代，共出 8 个进士，28 个生员等名人名士。

此时，我想起《三国演义》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谈到龙的变化：“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龙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这是一个古老而坚毅民族的力量源泉，在远古的崇拜与信仰中铸就了一个民族的魂魄。龙的变化让数千年风雨如磐，文明和愚昧、骄傲和屈辱、欢乐与痛苦以及历史的重负与坎坷都得到了释怀。

四

我执意要去寻访青龙水河的源头，在村

